



髒仔

他是孤兒、土匪、基督徒，一個真人真事的實錄..

前言

這是一個真人真事，發生在十九世紀，帝王時代的俄國。一個家庭，移民到西伯利亞去開荒墾植。不幸地在路上，父母二人死於霍亂病，遺留下孤兒蘇拉和保羅兩兄弟。後來男孩子成了土匪，他殺死了兩個基督徒，搶劫了他們的財物，發現一本新約聖經。後來不但他自己得救了，連所有的土匪們也都信了主。

這個故事是由俄文譯成德文，再由德文譯成英文的，這個見證正證實了羅馬書第十一章三十三至三十六節。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 and 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

一 移民西伯利亞

他的綽號叫「鱗仔」，這不是他自己原有的名字。他是個俄國人，生於帝王時代，家族的姓氏是狄霍米羅。他名叫保羅，出生在俄羅斯歐洲部份的中部，莫吉流省的一個貧窮的小農村裏。他的父母只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就是他，女的是他姐姐蘇拉。那時候蘇拉是十歲，保羅才只有八歲。他們雖是貧窮，但是卻生活得很愉快，當時在舊俄時代，一般居民都是信仰希臘東正教的，他們也都是東正教徒。由於他們的行爲端正，附近一帶的人都很尊敬他們。

在那些神聖的宗教節日裏，當地的東正教神父，常常來他們家裏作客，和他們父親玩紙牌。他們不是賭錢，而僅僅是遊戲而已，輸的人，就得忍受對方將牌打在他的鼻子上，若口袋裏有點錢，就叫孩子們去買瓶酒回來。他們認爲喝酒的人若有節制，就不算是犯罪。主耶穌在迦南的婚筵上，不是也變水爲酒嗎？

孩子們有趣地站在一邊觀看，那位神父的鼻子，都變成了紅的。不知道是被牌所打成的，還是喝酒喝成那個樣子，父親通常都贏，所以被打的總是神父。

那位神父很溫柔，善良，常常一面玩牌，一面說：「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現在該輪到我啦，聖經上說：『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人論斷。因爲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人論斷。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由於當地的收成不好，生活成了問題，沙士諾夫卡村子裏的人，就不得不想辦法，移民去西伯利亞，另謀生路。

村民就商量，先差派幾個人，去西伯利亞，找一個可以安頓的地方，狄霍米羅一家人也加入了這行列。過了三個月，那些人便回來了，他們在多姆斯克省找到一處地方，於是他們就把土地賣了，啟程往多姆斯克去。由莫吉流到多姆斯克，路途遙遠，當時交通又很不方便。那些農人要等上好幾個星期，才能搭上一班火車。況且在一些小火車站上等候換車往往要躺在地上幾天幾夜。開水供應不夠，他們不得已，只好以乾魚來充飢，飲生水來解渴：結果就有很多人患病，霍亂病便開始在他們中間蔓延。

二 家破人亡

還沒有到多姆斯克，狄霍米羅先生就不幸地染上了霍亂病。他們便把他關在附近瘟疫營裏面。狄霍米羅太太和兩個孩子，祇得離開了火車，在瘟疫營不遠的地方找一個木棚臨時棲身下來。他們每天都跑去查詢父親的病況，但是所得到的消息，都令他們傷心失望。

過了三天，孩子們的母親也病倒了，他們哭着眼看母親被送到瘟疫營裏去，到父親那裏，他們最後的一個監護人也都沒有了。孩子們一路上送母親去瘟疫營，直到營門無情地關上，他們孤孤單單地留在外面。保羅和蘇拉這兩個孩子，失去了父母，是多麼的孤單和憂傷，他們在外面不住地啼哭，守衛向他們揮動手上的鞭子，趕他們離開。但是孩子們不肯走，他們一定要進去和他們的父母們死在一起，因爲沒有父母，他們就不能活下去。

於是他們圍繞着營地走，直到深夜，夜間氣溫冷得無法忍受，他們就只好回到木棚那邊去，至少那兒還有點東西。

可是當他們回到木棚的時候，所有的行李，全都不翼而飛，被人偷去了。在木棚裏面，他們姐弟兩人便只好緊緊地抱在一起來取暖。蘇拉是姐姐，她非常關心弟弟。那天晚上，好像是永遠過不完似的。蘇拉整夜未曾合眼，當保羅醒來之後，他們便又一起跑到營房那邊去，那個守衛對他們說：

「不要再來了，今天早晨，我們已經將你們父母的屍體搬走了，他們好像昨天深夜死去的。」

姐弟兩個人，彼此抱在一起，哭得死去活來。那天晚上，保羅也沒有睡着覺。由木棚裏面溜出去，前面的鐵路似乎是看不見，過去那幾天可怕的一幕，又再出現在他們眼前，一串列車由軌道上穿越過去。保羅就說：

「蘇拉，沒有爸爸媽媽我們怎麼活得下去呢？我們倒不如一起卧在鐵軌上，讓火車輾死算了。我們現在活着爲的是甚麼？我們去那裏才好呢？像我們這樣的人，活着又有甚麼用處？」於是保羅就拉着他姐姐的手，兩個人一起往鐵軌那邊走去。

蘇拉感到很害怕，她一面牽着弟弟的手，一面不停地哭泣。

「不，我們不能這樣死掉，我也不讓你去，這太可怕了！」

「那麼你就讓我一個人去罷！」保羅哭着說。

他們正在爭論的時候，一串列車經過。保羅被他姐姐硬拖回來，向前仆倒，大聲叫着：

「你爲甚麼要拖住我呢？我真的不要活了！」他的姐姐用溫柔的話勸他，要他放棄走絕路的念頭。後來保羅才答應不再去尋死，不把姐姐一個人拋棄在世上，他們便又回到木棚子那邊去，打算早晨到他們父母的墳墓前憑吊。對兩個受凍挨飢的孩子，夜晚好像是永無盡止的。最後天一亮，他們就趕到公墓那邊去。在那一個角落上，是專門埋葬那些害瘟疫而死的人。到了墓地的門口，他們懇求看門的人，指給他們看，他們父母的墳墓在那裏。

「昨天晚上就有好多具屍體抬過來，」那個人說。

「我怎麼知道甚麼人葬在甚麼地方。往往十個屍體同丟在一個坑裏，有時還二十個！」

沒有辦法，孩子們只有紅着眼睛，由籬笆外面，看着那個高高的大土堆，上面泥土還是濕濕的，他們站在那裏一直哭個不停，直到看門的人把他們趕走。

他們姐弟二人，手挽手再回到所住的地方，這個地方就變成了一個小小的孤兒院，他們便商量下一步該怎麼辦，如果繼續留在這個地方，就是死路一條，因為他們剩下來一點點的食物和錢，都被人偷走了。蘇拉像母親般安慰弟弟：「不要失望，親愛的弟弟，神不會撇下我們的。」

三 孤兒院

他們離開那個小木棚，沿着鐵路，走向鄰近村莊去，沿路向人要點麵包來充飢。正在這個時候，突然背後有個粗獷的聲音：

「你們在這裏幹甚麼？你們是從那裏來的？」

他們回頭看見一個穿制服的陌生人，瞪着眼看他們。他們倆人一時緊張得說不出話來，所以也無法告訴那個人，他們乃是移民的孩子，喪失了他們的父母。那個人吩咐他們跟着他去，到當地的區公所裏，那裏的職員隨即決定送他們入孤兒院。他們不想去那個地方，因為姐弟二人必須要分開。女孤兒院是在幾個火車站以外的地方。保羅被送到男孤兒院，離開這裏有二里路。當蘇拉被送上火車的時候，姐弟兩個人分離之苦，是無法形容的。這次分別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夠再見面。保羅被帶到男孤兒院裏，那邊已經住了三百個男孩。有很多已經住了很久，變得非常頑劣，對那邊的環境熟悉。他們對新來的男童，百般捉弄和欺侮。裏面經常有打架和爭吵，吃的東西，都是些難以下嚥的乾魚湯。孩子們若沒有人陪着，不可以隨便跑出院門外面，保羅實在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呆下去，於是一天夜裏，他偷偷地逃了出去。他從圍牆最低的地方往外面爬，然後便拼命地跑，就好像背後有人在追趕似的地跑。他朝着鐵路相反的方向逃跑，跑了差不多有四里路，就進入一個大森林。到了那個地方，他心裏才漸漸地安定下來。他再也跑不動了，就只好慢慢地走着。走到實在走不動了，他就倒在一棵大樹旁邊，呼呼大睡。他夢見自己被人抓着送回孤兒院去，受了一頓鞭打，強迫吞下那腥臭難聞的乾魚湯。當他醒來的時候，春天暖和的太陽，已經升上了高空，四處傳來百鳥的鳴叫。保羅爬起來，想想下一步該怎麼辦。他決定要回到自己的故鄉，沙士諾夫卡村去，回想那條美麗的小河，他常常在那裏洗澡和捕魚，與其他的孩子一起玩耍，他真巴不得他的姐姐能和他一起回去，可是他在那裏才能找到她呢？況且他也不敢那麼做，恐怕被人發現了，又送回孤兒院去。他要離開那個鬼地方，越遠越好，想辦法回故鄉去。

除了到村子裏去乞求麵包以外，他避免白天在田園出現。第二天晚上，他又回到森林裏面去過夜。他躺在一棵大樹底下，徐徐入睡；天還沒有亮，就有一個響亮的聲音，把他叫醒。

四 土匪

「起來！小鬼，你躺在這裏幹甚麼？你和甚麼人在一起？」

保羅醒來，看見前面有三個人，全身武裝，樣子非常兇惡。

「不要害怕，我們是不會傷害你的，只要告訴我，你是怎樣來的。」

保羅看看那三個人，不像是從孤兒院那裏來的。就大膽告訴他們自己的遭遇，並自己想去的處方。這些人很留心聽，然後他們就商量了一會，決定要帶他一起走。

「這個小子，居然膽敢由孤兒院裏逃出來，我們把他養大了，對我們是很有用的。」他們說。

然後這些人告訴保羅，祇要他跟他們去，是不愁吃，不愁穿的，他們也不會虧待他。保羅不敢說一個不字，因為這三個人全身武裝，來歷不明。於是他就隨着他們一起走，進到森林裏面，另外有一個強壯的青年人，帶着幾匹馬，等候在那裏。這個人把保羅抬起，放在馬上，自己騎在他的後面，然後一起前行。他們在森林裏面騎了很久才停下來，然後有人將馬帶走。他們穿過幾棵被暴風雨吹倒的大樹，來到一塊空地前。上面有幾幢房子，有二十多個人，多半都是武裝的，也有少數的婦女在內。他們的眼睛，都注意着這個男孩子，衣服破爛，一身骯髒不堪。他們就來問他，要知道他的來歷。

其中有一個人，看來好像是他們的首領，問那小孩：

「你叫甚麼名字？」

「保羅。」他回答。

「姓甚麼？」

「狄霍米諾。」

「這些名字對我們來說，都不太合適，我們就叫你『髒仔』吧。瞧你這個樣子，污穢骯髒。」那個人說。

他們都很滿意這個新的名字。

那時候保羅便開始入草為寇。過了不久，他開始適應了這種新的綠林生活，而且也很喜歡。他在這裏有人照顧，有美好的食物，和那海闊天空，優美的環境。那些人對待他也非常友善，使他把故鄉沙士諾夫卡，都忘得一乾二淨。只有他自己的姐姐蘇拉，他是永遠忘掉不了的。一想到她，他心裏就難過，他想可能她已經不在人世。

這個小「髒仔」，土匪們都喜歡他，他對他們的冒險生活，也十分感興趣，每次都急着要看他們搶回來的東西。後來他也開始學習，去參加他們的打劫行動，忘了孩子時候，父母怎麼教育他，偷搶就是罪。他高興地欣賞那些搶回來的東西，並對那些土匪們講給他聽的搶劫經過，聽得津津有味。

光陰過得很快，他已經是十六歲了，每一次的搶劫，「髒仔」都有份參與。因為他勇敢，聰明和機智，便成為首領的左右手。他們的活動範圍，有七十五英里之廣。森林裏是土匪最好活動的地方，官兵們也奈何他們不得。凡是落到他們手裏的人，很少是能夠活命的。

五 兩本書

每件事都有它一定的時間，一件極簡單的事情發生，卻改變了這些無惡不作土匪們的生命。有一次，部份土匪，在「髒仔」的領導下，在森林中搶劫了兩個旅客，並把他們殺了。

他們將那兩個旅客的馬、衣服和靴子都帶回來，除此以外，旅客的身上沒有甚麼錢，只有三個盧布和五十個戈貝克。在一件衣服裏面，藏有各樣的用具，他們也找到兩本書，本想把它丟掉，可是再三一想，廢物可以加以利用，這些書紙用來卷香煙倒很不錯的，於是「髒仔」就把這些書都帶回去。到了晚上，他們看過那些搶回來的東西後，「髒仔」就把這兩本書翻翻看看。一本書書名叫「信仰之聲」，另外一本是「新約聖經」。他回想起在孩子時候，在沙士諾夫卡，他的父母也有過一本新約聖經，於是爲了消磨時間，他就躺在床上，將那本聖經打開，讀到羅馬書第三章十一、十三至十八節。

「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他們用舌頭弄詭計，嘴唇裏有虺蛇的毒氣，滿口是咒罵苦毒。殺人流血，他們的腳飛跑。所經過的路便行殘害暴虐的事。」他想到，從前的人也和他們今天一樣，殺人流血，他們的腳飛跑。他立刻回想起他們行搶劫的一幕，那些旅客向他們乞求饒命，他們卻毫無憐憫的把他們全都殺掉。一想起這個，「髒仔」就起了異樣的感覺。

「這些人到底是些甚麼人，爲甚麼他們身上要帶着這兩本書呢？」他把書翻了又翻，想找出一些被殺者的底細，但是卻找不出死者是甚麼人，但書上只有這樣一句話：

「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五日，是我信主重生得救的日子，祂赦免了我的罪，用寶血使我成聖。」

「髒仔」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又翻到其他的一頁上，讀到哥林多前書第六章九節。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麼。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他又讀下面第十一節。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着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後來他又讀到撒該的故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八節：

「主阿，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給窮人，我若詭詐了誰，就還他四倍。」他翻了幾頁，讀到路加福音第廿三章，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情形。特別引起他興趣的地方是，有兩個強盜和耶穌被釘在一起，其中有一個承認他的罪，被耶穌赦免了，更應許他進到樂園去。「髒仔」看後就把書放在他的枕頭下，他想睡覺，但是卻睡不着，他的心情很亂，想辦法不去想這些，卻是辦不到。他的腦海裏一次又一次地出現那兩個旅客向他不斷地懇求免他們一死的情景。

一直到早晨，「麟仔」才終於睡着了，醒來之後他也就完全改變了，他的同黨們發現他臉上有著顯著的改變，但是卻不知道是甚麼原因。有人以為他病了，因為有些日子中，他走起路來昏頭昏腦地。他的黨羽們一直找不出那真正的原因，直到最後，他自己向他們說，自從他讀過那本書之後，心裏就失去了平安。聽的人也覺得很希奇，這到底是一本甚麼書，使得這個一向是喜氣洋洋的青年人，竟變成了這個樣子？那些土匪們就認為那是一本邪書，想把它燒掉。但是為了好奇，他們也想把書讀一讀看看，於是所有的土匪們都決定，要把這本書讀一讀，但是他們多半是不識字的，所以就由「麟仔」讀給他們聽了。「麟仔」讀了一部份，使他們都深深地受了感動，他們聚精會神，留心地聽着，其中有一個青年人，他也認識這書是新約聖經。

「我的媽媽是個信徒，」他說：

「我一直喜歡讀四福音書，她也常常帶我去主日學，我們一起唱詩歌，禱告，和讀這本書。」

他們坐在那裏很久的一段時間，聽着「麟仔」讀那書，大家很安靜地，一聲不響，很多人心情都很低沉，但是卻沒有一個人知道甚麼原因，為甚麼讀了那書之後，會在他們的心靈中，引起那麼大的反應。從那一天開始，這些土匪們，時常聚集在一起，聽「麟仔」讀聖經。過了一個月，那個母親是信徒的青年人就向大家宣佈，他不能再幹這行業了。「麟仔」也隨着他這樣宣佈，他們二人眼睛裏都含着眼淚，甚至連他們的首領，也決定要洗手不幹，但是問題卻出在這裏。

「我們現在該怎麼樣呢？我們怎麼樣來開始一個新的生活？」這是個很實際的問題，第一，他們既犯了法，就必須去官方那裏自首。當然，他們是償還不了過去所搶劫的東西，尤其是人命。雖然大多數的人，都不主張這樣做，但是那個青年的土匪卻以身作則，先跑出來預備去投案。「麟仔」和另外五個人也一起隨同，要去自首。

那天，整個土匪幫就開始解散了，從此各散東西，各奔前程。他們離別的那一幕，是相當感人的。他們要求「麟仔」，再把新約聖經再讀一遍給大家聽，他讀到耶穌趕去一個人身上的污鬼。

「我們也是一樣，」「麟仔」說：

「現在我們要脫離以往犯罪的生活，去跟隨耶穌基督！」說完了這句話後，他就跪在地上，大聲認罪。其他的人也隨着他一個個的跪下。人人一面痛哭流淚，一面叫着：「主啊，赦免我！」「不要記念我的罪！」「用祢的寶血來洗淨我的罪！」「賜給我能力！」「我從此不再犯罪了！」他們彼此擁抱，親嘴告別。那七個土匪，帶着他們的武器，往最近的一個小鎮去自首，其他的人則去不同的地方。

六 法官也悔改了

「麟仔」和他的同夥們一起進了城，當地的居民馬上注意到他們，不知道這幾個武裝的、究竟是甚麼人，從那裏來的？到了一條大街的角落，他們問警察，地方法院

在那裏，警察指給他們看一條街上的一幢高大樓房，於是他們就走進去，他們看見那邊已經有二十個人聚集，等候法官出來審斷案件。法院入口的地方，有一個守衛，他們對他說：

「請你上去通報法官一聲，我們有要事要對他說。」

那個守衛看到這樣一羣武裝的人，就很疑心地問他們，「你們是甚麼案子？」

「非常的重要，」「獐仔」回答說：

那個守衛就進去。過了幾分鐘，這些土匪們就站立在一個中年人的面前，他詫異見到這七個武裝的人。

「法官大人，請聽我們，我們來這個地方的原因，」「獐仔」用顫抖的聲音說：

「我們是一羣土匪，但你不用怕我們，因為我們是來投案的。過去我們曾犯罪作惡，為非作歹。現在請你判我們刑罰。這裏是我們的武器，我們把它交給你。」

他講完了話，大家就把身上的武器都解下來，堆成一堆放在地上。那個法官被愣住了，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這是他生平頭一次遭遇到這樣的事情。他只好去通知警察，過了一會，就有一個警察連同幾個軍裝士兵到來，他們就把他們帶到調查局去。在那裏，「獐仔」把他們過去當土匪，後來如何改變過來，決定洗手不幹，並前來自首的經過說給大家聽，法官和在場的人都很受感動，有些人更忍不住流下了眼淚。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這些土匪竟然會被福音所感化。

「我現在不再叫做『獐仔』了，我乃是保羅狄霍米羅，」保羅說：

「現在我要事奉神，並為人民服務，而且等待法律的裁判，我們都在你們的手裏。」其他的土匪們也都異口同聲地應和。法官只好下令，先將這七個囚犯，分開收押在拘留所內，直到將案子查明後，再行判決。當囚犯們被帶走後，法官和警官兩個人留在辦公室內，他們談了許久，囚犯往往是拒絕承認他們所犯的罪，如果沒有證據，他們是不肯屈服承認的，這些人反倒是甘心樂意地承認，難道福音真有這麼大的力量，能把這些人都改變過來嗎？警長離開後，法官也下班回家。他把這件事，講給他的太太聽。他的太太說：

「聖經上說，那兩個和耶穌一同被釘十字架的強盜，其中有一個不是也悔改了嗎？但是他卻逃不了。這些人本來是不必自首的，他們可以留在森林裏，繼續幹下去的。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到了晚上，法官和他的太太，還繼續談着這件事情。

「你認為該怎麼樣，唐加娜？」法官問他的太太。

「我們要不要也把新約聖經讀一下看看？也許可以找出點辦法來處置這些人。我們對這本書也不甚了解。」

「我已經讀過了，」唐加娜說，「但是我卻不知道，該怎麼樣來對待這些土匪們。」

這個名叫國利.尼古拉.釗維奇法官，就站起來，走到他的書房裏去，戴上自己的眼鏡，把新約聖經打開，一頁一頁地翻閱。他讀到約翰福音第十二章，覺得馬利亞用香膏膏主耶穌很了不起；猶大賣主是不可赦的大罪。他又繼續讀下去，看到耶穌的大能，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雖然他的屍首都已經臭了。他又揣摩那句話，「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他不明白這個比喻的意思；後來他又讀到約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節。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他猛然有一個感覺，好像那個被釘十字架的人，離他並不遠。耶穌最後的那句話：「成了」在他的心靈裏面，閃出一道光輝，他覺得可能就是這個力量，把狄霍米羅這個人完全改變過來的。他再讀以下這句話時，自己也被征服了。

「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有審判他的，就是我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審判他。」他這下子才明白過來，為甚麼那些土匪們會改邪歸正。這時候，他的太太由廚房裏過來。

「你在想些甚麼？為何如此激動？」他太太問他。尼古拉國利說了半天，他的太太也聽不明白。

那天晚上，國利一直睡不着覺，只要他一閉上眼睛，就聽到這一句話：「就是我所講的道……」他想到神的法律正裁定他有罪，在他一生中，他也常常枉屈正直，判斷不公。最後他稍微睡了一會，但心裏仍然沒有得着釋放。

到了早晨，他把昨天晚上的情形對他的太太說，他的太太認為他太過緊張，所以才會失眠的。但是當他向他的太太宣佈，他準備要辭去法官的工作，因為他自覺自己過去不公正，不能再做下去，他的太太大為震驚，以為他的神經失常了。但是國利尼古拉已經下了決心。因為神的兒子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使他認罪悔改，現在更成為他個人的救主了。

七 義務勞動

保羅和他那幾個伙伴，都分開被收押在拘留所裏面。很多法官聚集開會商議，要詳細研究這個案子，他們不相信這些土匪自首，只不過是因為信了福音，可是這是個不可推翻、實實在在的事實。這樣的一本書，會帶來那麼強大的力量，使得土匪們自動來投案，甚至連一個行為不正的法官，也辭去自己的工作，於是他們也都渴慕，要認識這個真理。

這麼一來，福音的火，便燃遍了整個拘留所，很多囚犯，連同一些守衛，都信了福音。

過了一年，這七個土匪站在法官面前受審，因為他們都已經認罪了，所以法官也沒有必要宣佈他們的罪狀，有位年老的檢查官，甚至要求法官施恩，因為他們是自動來投案的；最後他們被判處十年義務勞動，他們都樂意接受這個判決，認為這是他們罪所應得的，更沒有想到上訴要求減刑。審訊是公開的，他們每個人都當眾發表自己的話，說他們犯罪害人那麼多年，後來福音怎樣改變了他們，使他們痛改前非。很多人都受了感動，神的話開始在他們心裏面紮根。審訊完畢，這七個囚犯就被分送到不同的地方去。保羅和蘇洛玖兩人被送到同一個地方。在分別的時候，他們互相立下誓言，不論是在甚麼環境下，定必對神忠心不變，並要向別人傳揚福音。保羅和蘇洛玖被送到貝加爾湖區，一路上，他們向同行的囚犯們作見證，很多人都深受感動。他們在勞動營裏過了兩年，後來就有些人信了主，獄警都很希奇，那些一向不守規矩的囚犯們，現在竟然安份守紀，唯命是從。

在往勞動營的路上，保羅曾想起當年全家由莫吉流移民去西伯利亞的情形。他盼望能知道故鄉同人們的音訊。尤其是他的姐姐，是否還活着呢？所有寄到家鄉去的信，都如石沉大海，得不着回音。他時常懷念着他所愛的姐姐，他是多麼渴望，將自己從走向滅亡的路上回轉過來，現在在基督裏有盼望這事，一一告訴她知。

過了多年，政府頒佈大赦，保羅和蘇洛玖兩人都獲得了自由，他們高興得流下熱淚，自此便離開了勞動營。

八 姐弟重逢

保羅和蘇洛玖兩人走向多姆斯克那個方向，他們迫切地盼望回到自己的故鄉，就是在歐洲部份的俄羅斯。在他們的記憶中，尚留下一點模糊的印象。在路上，每個遇見他們的人，對他們都感到好奇，問他們是甚麼人，來自何方，要往何處去？他們就把自己的過去告訴人，聽的人都很受感動，有的也信了耶穌。有不少移民也是基督徒，他們和保羅兩人晚上一起研讀聖經。那些信徒們聽到這兩人過去是土匪，現在信了主，都高興地把榮耀歸給主。星期天他們在一個住宅區裏向一大羣人見證他們過去的犯罪生活，後來怎麼悔改，在當地便引起很大的復興，許多人因此都信了主。

到了初春，萬象更生，成千的季候鳥，紛紛飛返故巢，保羅和蘇洛玖也急切地想回到故鄉去，雖然他們的房子早已被拆。他們沿着鐵路走，保羅試着記起那個鐵路站，就是當年他喪失父母的那個地方，他更希望能再見到那個小木棚，他和他姐姐在那裏度過最困苦的幾個晚上。一想到這裏，他就眼淚直流，說：

「哦，我所愛的人呀，你們都離開我而去，把我一個人遺留在這個冷漠的世界上麼？」

但是當他一想到神的兒子，仍與他在一起的時候，他就不再感到孤單了。到了傍晚，他們接近河邊的一個小鎮，離開鐵路不太遠，就問當地的人說：

「這裏有基督徒嗎？」他們指給他看在幾棵高大松樹中間的一幢小房子。有兩個小孩子正在門口玩耍，院子裏有一個衣履整潔的婦人，正忙着工作，婦人熱情地招待他們，他們也自我介紹，說明自己也是基督徒，希望能借宿一個晚上。這位婦人就請他們進到屋子裏說：

「主內的弟兄，是不怕沒有地方住的。」

婦人把在花園裏面工作的丈夫叫回來，家主也熱情地款待他們，婦人就去準備茶水。俄國人的茶都是煮的，她一面煮茶，一面擠了些牛奶。晚餐桌子上有大塊的牛油，奶油，大量的牛奶，兩三種不同的糕點，雞蛋和麵包。對這兩個飢餓的陌生客，這是個盛大筵席。一盞大燈照在白色的桌布上。這位仁慈的婦人，身上縛着圍裙，對她的丈夫說：

「請這兩位弟兄來吃晚飯。」他們便一起坐下來，一家之主先帶領謝飯的禱告。他感謝主，以愛心照顧這兩位客人，求祂保守他們的信心，也祝福這桌上的飲食。這是保羅生平中頭一次，受到那麼殷勤的款待，他心中充滿着喜樂。那兩個孩子，一男一女，也坐在桌子的一邊，後來保羅向他們講述信主得救的經過，他講到他們在森林裏面，如何殺死了兩個基督徒，從他們那裏拿到一本新約聖經，以致所有的土匪們都信了主，他和六個土匪前去自首時，連那個法官也信了主。後來他們被判刑，去義務勞役，不久因着大赦而被釋放出來。主人們都聽得人神，那位太太不住地擦着眼淚，他們一直談到深更半夜，然後就跪下來一起禱告，那位太太就問他們：

「你們要到那裏去呢？」

「我們想回故鄉去。」保羅說。

「你們那裏還有甚麼親戚嗎？」她問。

「蘇洛玖的媽媽還在，她是基督徒，住在基輔。我的父母雙亡，我的家鄉是在莫吉流。我回去的目的，是要向我家鄉的人傳福音。」「你做孤兒很久了嗎？」女主人又問他。

「我八歲時就失去了父母，在去西伯利亞的晚上，父母親都先後死了。」

那位太太雙手扶着桌子邊，定睛地看着保羅，她的丈夫也望着她，奇怪她為甚麼這樣追問客人，而不去準備床，好讓他們快一點休息。

保羅繼續說：

「我姐姐和我都變成了孤兒，她比我大。我們母親死了之後，我也失去了她，我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樣了，她可能像其他的孤兒一樣，死在孤兒院裏面也說不定，因為在那種環境，是不可能活得下去的，她是個好女孩，照顧我像我的媽媽一樣。」說到這裏他忍不住就哭起來了，這位女主人，臉色蒼白，眼淚也湧了出來。

「這不可能就是你，我親愛的弟弟，保羅！我知道這一定是你！」

「蘇拉！我真見到你嗎？我最親愛的姐姐。」他便大哭起來，原來他的姐姐真的在他面前！

「是的，是我，我就是你的姐姐，我親愛的弟弟，我想念你也很久了！」姐弟二人互相擁抱流淚。保羅又去抱他那兩個外甥，和他的姐夫。

蘇洛玖也很高興見到他們姐弟二人團聚，蘇拉尤其是興奮，她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擁抱保羅：

「這真的是你嗎，我的弟弟？我真的又見到你嗎？當你接近我們的房子時，我心裏就有那麼一個預感，我將得回我所最愛的，那時我心裏有說不出來的喜樂。我也不知道甚麼原因，現在我才明白，原來是我最親愛的弟弟，他回來了，我們已經二十年沒有見面，這真是個天大的喜事！」末後他們一起跪下來感謝神。蘇拉那五歲大的女兒禱告說：

「親愛的主啊，我謝謝祢，將保羅舅舅帶回到我們這裏來。」他們都哭了，蘇拉的丈夫亞力克賽，也感謝神那麼恩待他的妻子。

這時已是清晨三點鐘了，他們還沒想睡覺，連孩子們都沒有睡意。他們一起喝茶，談天。最後天快亮了，他們才上床去。保羅又夢見他讀福音書給那些土匪們聽，又怎麼與他們分別。他也夢到那個法官，和被送入勞動營裏面去，醒來的時候，才發現只不過是個夢，他感謝主提醒他過去所做的一切。在早餐的時候，他再次讚美和感謝神照顧了他們這些孤兒。蘇拉就要她的弟弟再說一次，他們倆在木棚和火車站上分別以後的舊事。她自己在女孩子的孤兒院裏，也受了不少的苦，她留在那裏直到那一年的深秋，當秋天開始的時候，天氣就已經是很冷了，但是孤兒院裏還沒有暖氣，瘟疫正流行，很多女孩子都死了。後來有些好心腸的人，由附近村子過來，把孩子們一個個接回去領養。蘇拉被一個窮苦的基督徒寡婦接回家去，她已經有四個孩子，住在一個小小的茅屋裏面。她叫冬佳孀，蘇拉和她一家人住了一個冬天。他們雖窮，但是卻有足夠的飲食。冬佳孀常常讀新約聖經給孩子們聽，又和他們一起禱告。在那裏有一所學校，蘇拉就在那兒讀書，而且非常用功。她很愛讀書，尤其是新約聖經。到了她十四歲的時候，她接受了耶穌基督的救恩，受了洗。再過了四年，蘇拉長成一個年輕的少女，她是詩班裏最優秀的歌唱成員，人人都喜歡她。沒有人知道她並不是冬佳孀的女兒，因為她們彼此相愛，如同親生的母女一樣，這個村子裏的詩歌班經常去其他各村鎮獻唱，為主作見證。有一次，一個外地詩班來到蘇拉所住的村子裏，主大大的祝福他們。隨着詩班一起同來的有傳道人，當日有講道和詩歌獻唱，於是有很多人歸了主，其中有一個年輕的賬房，是在一家公司裏工作的。不過一年，他就和蘇拉結了婚，他們彼此相愛，生活十分美滿，後來生了兩個孩子。當蘇拉講完了她的故事。保羅就想起，當初他要去卧軌自殺的時候，蘇拉阻止了他，對他說：

「不要灰心絕望，我親愛的弟弟，神是不會撇下我們的。」於是保羅和蘇拉便想起詩篇第六十八篇四至六節：

「你們當向神唱詩，歌頌他的名，為那坐車行過曠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華，要在他面前歡樂。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冤者。神叫孤獨的有家，使被囚的出來享福。惟有悖逆的住在乾燥之地。」他們就一同讚美神。

九 回家鄉傳福音

蘇拉很贊成他的弟弟回到家鄉去，向他們的親友們傳揚福音，她也願意陪弟弟去走一趟。亞力克賽也同意他們這麼做，答應看顧男孩子，而女孩子則隨着蘇拉一起去，他也負擔他們旅途上的費用。過了三天，他們姐弟兩人，還有蘇洛玖和小孩，一起出發去歐洲的俄羅斯。他們經過了沙馬拉，沙拉多，賓沙，俄洛尼許，庫斯克，和基輔。

在那裏，蘇洛玖便和他們分手，回自己故鄉去了。保羅和蘇拉繼續前行，到莫吉流省去，他們終於到了沙士諾夫卡。在那裏，他們詢問狄霍米羅家還有些甚麼人，就找到兩個叔叔、嬸嬸，和一些遠房的親戚，他們都仍然活着。他們見到保羅和蘇拉，由遙遠的東方回來，都感到很驚訝。過去他們也曾聽說，保羅和蘇拉的父母，已死在途中。今回難得再次重逢，於是就很熱烈地接待他們。但是他們發現這兩個年輕的親戚，都變成了傳福音的使者，不肯和他們一同喝酒慶祝。

「爲甚麼呢？」有一個村民問他們。

「我們不也是基督徒嗎？喝一點點酒又有甚麼關係？」

這樣的問題往往引起爭論，於是他們就不得不讀神的話語給他們聽。保羅將自己得救的經過，說給大家聽的時候，他們都很受感動。差不多每一天晚上，沙士諾夫卡的人，都來到他們那裏，聽神的話語，因爲希臘東正教在教義上有很多錯誤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因着所傳的福音都得着釋放，而且真正重生得救了。

十 受逼迫

希臘東正教在當地，擁有相當強大的勢力，他們控制一般人的信仰。那些神父們見事情的發生就煽動地區的警察，控告保羅在傳異教，企圖破壞希臘東正教的信仰，如果政府當局不想辦法制止，東正教將被這個異教所取代了。

一天晚上，警察來到保羅居住的地方，將他解到當地的警察局去。經過審訊之後，他便被扣上一個誘惑民衆的罪狀，等候審判。保羅便被帶到拘留所裏去。

蘇拉很爲她弟弟難過，她不得不回到西伯利亞去，臨走之前，又不能和保羅見面，過了幾天，保羅寫信給蘇拉：

「我親愛的姐姐蘇拉：

請你不要爲我傷心，我很高興能進到監獄裏，並不是因爲當賊和強盜，乃是爲耶穌基督而受苦。在監獄裏他們准許我向囚犯們傳福音，所以有很多人都信了主。你只要多爲我禱告，請代我問候姐夫及兩個外甥。」一年過去了，保羅還沒有被裁決，他一連換了兩個監獄，每到一處地方，就向那裏的囚犯們傳福音，有很多人都信了主。最後保羅被判放逐兩年，因爲在沙士諾夫卡，有一百多人，都不再到他們的神父那裏去，也不再向畫像敬拜了。

沒有多久，保羅就被遷送到西伯利亞去。他高興地通知他的姐姐和姐夫，火車甚麼時候到達，會經過離他們家最近的那個車站。他們只能在囚犯車廂外與他見面。相會那一日蘇拉哭着見到她的弟弟，但是保羅卻是微笑着望着她，表示他很高興能為基督受苦。

又過了兩年，保羅到處為主作見證，傳福音。在這兩年當中，他也不斷地和蘇拉及蘇洛玫通信。蘇洛玫說，他回到家鄉去之後，有些基督徒來迎接他，邀他和他們一起工作。他的母親仍然健在，她很高興見到她的兒子回來，因為神聽了她的禱告，拯救了他，現在他變成一個誠實可靠的基督徒了。她和兒子生活得非常快樂。

兩年放逐時期完了，保羅又回到他姐姐那裏去，決定一生要做傳道的工作。他不想結婚，免負家庭的擔子，而要專心一致去救人的靈魂，他就在蘇拉所居住的地方召會工作，也去西伯利亞其他市鎮傳道，但是他一直和他的姐姐、姐夫住在一起。蘇拉也時常陪着她的弟弟一起出去，幫助他做那收割莊稼的工作。各地召會，都大大地興旺起來，從被殺的基督徒身上所取來的聖經，保羅一直保存着，他在第一頁上面還寫着這樣的幾行字：

「請你原諒我，我親愛的弟兄，我害了你，因為我那時候也在罪中死了。主已經赦免了我，使我在新生命中長大。你的死不只是帶領了我，而且還帶領了很多罪人進入永生。你這本新約聖經，溶化了我的心，如同活水泉源，解了我的乾渴，繼續不斷地滿溢湧流，濟助失喪的靈魂。為了這個我感謝你又讚美我的神。阿們！」



麟仔

譯者:何曉東出版基督徒閱覽室

香港九龍旺角郵箱七八六零四號

©版權所有一九九三年五月初版一九九五年九月再版一九九八年三月再版

"GREASY" THE ROBBER

Translated by Thomas Ho Published by Christian Reading Room

P.O.Box78604, Mongkok, Kin., Hong Kong ISBN 962-7265-39-10

